

武王伐紂平話

武王伐紂平話

——呂望興周

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

武王伐紂平話

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書登例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大東印刷廠印刷

(上海安慶路二六八弄一七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字數：五三、〇〇〇字 印數：〇〇〇一—四〇、一〇〇冊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經冊二分之一 印張：三又十六分之五
類別：文學—小說 書號：第六號 定價：三角二分

出版者說明

元人刊行的屬於「講史」性質的話本小說，流傳到今天的，有下列五種：

武王伐紂平話

七國春秋平話

秦併六國平話

前漢書平話

三國志平話

這五種平話，都沒有作者的名字。「武王伐紂平話」卷中開頭有一句話道：「話說冷淡處持過」。這看得出確是說話人的口氣，這幾本書內像這類的口氣還很多。可見這五種平話即是「講史」說話人所據以講說的底本，雖然作者不一定是一個人。書舖老闆在把它們彙集、刻印出來之前，曾經經過一番統一潤色的工夫，因為五種平話的用字、造句和寫作風格，都有它共同一致的地方；但也可以相信，加工的程度是不大的，所以內容和文字都相當簡陋，極大部分還保存着話本原來的質樸面目。

這五種平話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價值，是不容忽視的。我們知道，白話小說在明、清兩個朝代開出了茂盛的花朵，產生出許多偉大不朽的作品。其所以獲得這樣輝煌的成就，是必須經過一段曲折的發展過程的。在這段過程中，宋、元的話本對明、清小說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元人留下的話本，據我們現在所知的，就是這五種平話。如果要想研究由宋到明這一階段的小說實質，了解在此前後某些小說故事的演變痕跡及發展關係，這五種平話是不可缺少的珍貴資料之一。

這五種平話的原刊本，是在日本發現的；起先不易看到，後來都有了影印本出版。現在這個整理本所根據的底本，就是這種影印的本子。原刊本的式樣，都是所謂「蝴蝶裝」（即不用綫釘，而用膠水把每頁版心合黏在書脊上的一種裝釘）；頁面排款一律：上圖下文（圖約佔頁面的三分之一，文約佔三分之二）；每圖均有畫題，與圖下文字內容大體相符，我們即移作目錄。原刊本每本扉頁上寫有「至治新刊」或「建安虞氏新刊」的字樣，這給我們指明了五種平話的出版年代和出版者的地點、牌號；至治是元英宗的年號（公元一三二一——二三年），相當於元朝中葉；建安（福建建陽）則是宋、元以來造紙工業及印刷事業的中心地區之一。虞氏書舖刻印的話本小說，當不止以上五種。因為在這現存的五種平話中，「七國

『春秋平話』是『後集』，『前漢書平話』是『續集』，兩書應當各有『前集』和『正集』；再說既有『前漢書平話』，想來另有『後漢書平話』；由此可知虞氏書舖刻印的這類『講史』性質的通俗小說，至少應在八種以上。

關於這五種平話的整理情形，我們在每種書後另附『校勘表』，供讀者及研究者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二月

目錄

武王伐紂平話卷上

湯王祝網

九尾狐換姐已神魂

寶劍驚姐已

八伯諸侯修臺閣

西伯寶劍驚姐已

酒池蜜盆

太子金盞打姐已

殷交夢神賜破紂斧

武王伐紂平話卷中

剗剔孕婦

皂鷓爪姐已

.....

紂王夢玉女授玉帶

紂王納姐已

文王遇雷震子

西伯諫紂王

摘星樓推殺姜皇后

炮烙銅柱

胡嵩劫法場救太子

.....

紂王斫脛

文王囚羑里城

武王伐紂平話

賜西伯子肉醬

雷震破鼓三將

太公捉黃飛虎

比干射九尾狐狸

剪箕子髮

文王夢飛熊

武王伐紂平話卷下

文王求太公

武王拜太公爲將

離婁師曠戰高祁二將

太公燒荊索谷破烏文畫

太公破紂兵

烹費仲

西伯吐子肉成兔子

紂王賜黃飛虎妻肉

飛廉費孟追太公

剖比干之心

太公棄妻

.....六

太公下山

南宮列殺費達

伯夷叔齊諫武王

太公水滄五將

八伯諸侯會孟津

武王斬紂王妲己

武王伐紂平話卷上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三分吳魏劉，

晉宋齊梁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收。

話說殷湯王，姓予名履，字天乙，諡法：除虐去殘曰湯，是契十四世孫，主癸之子。以伊尹相湯伐桀，三讓而踐天子之位。順天革命，改正朔天下，號曰商。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色尚白，大濩，作曆，作圉，見張網四面，獸令去三存一，仍取自犯者。諸侯嘆德，三十六國來歸。天旱七年，以六事自責，焚身於桑林之野。天降甘雨，天下太平。湯王在位十三年而崩，傳國世三十一王，計歲六百二十九年。今殷紂王是帝乙之子，治天下，名曰辛，一名受，乃湯之末孫也。詩曰：

商紂爲君致太平，黎民四海沸歡聲，

心婚妲己貪淫色，惹起朝野一戰爭。

又詩曰：

世態浮雲幾變更，何招西伯遠來征，

子，都在朝歌，子年無道，在位四年，時年雷震死。第二子太丁在位三年。武乙大帝封立帝乙，在位三十七年，立起紂王爲帝。此八伯諸侯立四帝，皆是八伯諸侯匡輔國之立也。詩曰：

八伯諸侯立帝君，無邪無曲是忠臣；

生辰月旦皆來賀，恭敬都輸南面尊。

紂王初登帝位，歸朝治政，前十年有道，八方寧靜，四海安然。天下皆稱紂王是堯舜。

紂王忽有一日，去後，有正宮皇后來迎王駕入後宮，禮畢，治酒待宴。有樂宮監粧完備，來迎，姜皇后傳令：來日去玉女觀行香。各令香湯沐浴了，安排王輦。來聽天子去與否。紂辛聞之，問皇后何往。答曰：「臣妾來日詣玉女觀行香去。此玉女是古貞潔淨辨鍊行之人，今爲神女，他受香煙淨水之供。臣妾每遇月旦有望日，行香祈祝。」紂王曰：「寡人何不也去玉女觀？」

今有紂君，令壇司傳聖旨，令四卿八相詣玉女觀行香。四卿八相得聖旨，從駕行香。前詣玉女觀下，紂王與姜皇后入觀內。行香之次，紂王觀看久之，見一簇女中，有一人容貌出衆。紂王思憶女人：「朕宮中無一人似玉女之容儀。」

紂王如此三日，在殿上觀玉女。乃問玉女：「卿容貌世間絕少！」紂王不去歸朝，只在

玉女殿上。是燈燭無數，置酒與玉女對坐。玉女不言。此人是泥身，焉能言之？乃宜費仲，問曰：「玉女是泥身，如何問得言之？」費仲奏曰：「大王只在殿上，羣臣皆退去，看玉女之靈。」大王曰：「如此，紂王只在殿上。」

夜至三更以來，紂王似睡之間，左右別無臣侍。王見衆多侍從，一簇佳人捧定玉女來殿上。紂王見之大悅，親迎玉女，禮畢，玉女奏曰：「大王有何事意，在此經夜不去，謂何？」王曰：「朕因姜皇后行香到此，寡人見卿容貌妖嬈，出世無比，展轉思念。今無去志，願求相見，只此真誠。」玉女回奏曰：「臣爲仙中之女，陛下爲人中之王，豈可寵愛乎？曾聞古人有云：『仙人無婦，玉女無夫』。請大王速去，恐遭譴謫！」王問玉女曰：「何如譴謫？」玉女不得已言曰：「更後百日，終必與我王相見。啓大王，且歸內去。」王問女曰：「有何信物？」玉女遂解綬帶一條與紂王，玉女言曰：「此爲信約。」王收之，接得綬帶。忽聞香風颯颯，玉佩叮當，聲聞於外，霞綵騰空。紂王見之，舉步向前去扯玉女，忽然驚覺，却是夢中相覩。定省多時，只見泥神，不覩真形，視手中果然有綬帶一條。紂王向燈燭之下看翫，思之至晚，悔恨無已。

紂王只在玉女殿中，三日，亦不聞消息。紂王只將玉女綬帶，思念玉女無限。忽有費仲

來殿諫曰：「何不還宮？」王說玉女之言與費仲。費仲奏曰：「大王且歸宮闕，候百日，恐玉女來見我王。」紂王依費仲之言，遂還宮闕。每日如醉，思望玉女前約之事。

倏忽已經百日，玉女不至。紂王召費仲。費仲至，評議玉女之事。王曰：「玉女誓約與寡人相見，如今玉女不知消息，不來何也？」費仲奏曰：「陛下休憶念，猶自着意玉女，豈可來乎？大王休思玉女之容，恐陛下意情減削，慮久成疾。願大王依微臣之奏，有一事可勝大王見玉女嬌容之思，不負陛下快樂。」紂王問曰：「何事勝寡人樂？」費仲曰：「我王出榜於朝門外，令教在世間應有室女者，盡皆來進。今爲闕少正宮宮監，如有可用者，重賜富貴，加賞爵祿。如進來衆中，豈無一人似玉女之容？陛下任意選揀取。王聖意若何？」王曰：「依卿所奏。」

王便勅令天下諸州、府、縣、鎮、村、街道、店鋪、人家，應有室女，盡來進獻。不過月餘，進及千萬，皆無一人似玉女之容貌。紂王不悅，思玉女不勝其恨。

時有宰相宏夭，見王無喜色，殿下奏曰：「臣啓我王，若要似玉女容貌者，只除我王國中，食我王俸祿之家，富貴足矣，不受寂寞，膩粉粧梳，官宦之家，內有勝玉女之顏。大王降聖旨，勅令天下大小官宦之家，有美女者盡皆來進，必有勝玉女之貌。」紂王聞之大喜：「卿言然

也。」卽令出榜於朝門之外，教到處大小官宦之家有美女盡皆進上，如有隱匿者，後官裏得知，全家處死。

如此遍天下諸官員家委有美女者，皆不敢隱匿，盡來進獻。內有華州太守蘇護，有一女，生得形容端正，有傾城之貌，寰中第一；年登一十八歲，名妲己。當日，太守知帝令嚴，不敢隱匿，親將女子來進獻。

約行數日，前到故恩縣，今獲嘉是也，至夜於館驛中安下了。有故恩州太守蘇顏前來管待蘇護，邀入衙中置宴。

有驛中女子，容儀端麗，去燈燭之下。夜至二更之後，半夜子時，忽有狂風起，人困睡着不覺。已無一人，只有一隻九尾金毛狐子，遂入大驛中，見佳人濃睡，去女子鼻中吸了三魂七魄和氣，一身骨髓，盡皆吸了。只有女子空形，皮肌大瘦，吹氣一口入，却去女子軀殼之中，遂換了女子之靈魂，變爲妖媚之形。有妲己，面無粉飾，宛如月裏嫦娥，頭不梳粧，一似蓬萊仙子。肌膚似雪，遍體如銀。丹青怎畫，彩筆難描。女子早是從小不見風吹日炙，光彩精神；更被妖氣入肌，添得百倍精神。

至曉，蘇護叫侍從與女子梳粧，忽見女子，大驚，怎有如此容貌！父見了女，大悅；口中不

語，心下思之：「我女有分與天子爲皇后。」言了，出驛行上，亦有蘇顏送去。

前盼朝歌至近。蘇顏入朝見帝，至於殿下，山呼萬歲：「臣啓我王，今有華州太守蘇護，有一女來進上。令臣先來見帝。」紂王聞奏，便宣費仲至於殿下，禮畢，紂王傳宣：「今有華州太守來進女子，卿遠去接。」

費仲出內，迎着太守，各施禮畢。費仲見了：面如白玉，貌賽姮娥；有沉魚落雁之容，羞花閉月之貌；人間第一，世上無雙，十分相貌。費仲來見帝，奏曰：「女子容貌非俗。」紂王聞奏，卽詔蘇護引女子來至殿下，山呼萬歲畢，躬身而立。紂王曰：「賜卿等平身，免禮。」

紂王見了女子，大悅，賜女子金冠裙佩鳳釵，教左右宮人取之，與此人粧飾，粧飾了再見天子。一似玉女之容貌。紂王大悅，令妲己交去受仙宮內。勅令蘇護爲上父之位，賜宅一所。皇丈受天子之富貴。

王甚寵愛妲己。置酒宴樂之次，妲己忽見王繫綬帶一條甚好。妲己問王曰：「我王何處得此帶？好溫潤可愛！」王含笑而言曰：「玉女所與寡人。」又具語：「前共玉女同寤，得此帶與朕，以爲信約。」妲己聞言，心生妬害：「臣啓陛下，今教毀了玉女之神，火燒了廟宇。恐大王久思玉女之貌着邪，悞大王之命。此廟無用。」王曰：「依卿所奏。今教燒了廟，打了泥神。」

紂王一百日不治國事，只在受仙宮取樂。恐失了天下江山，如此數次諫之不聽。

有一日，姜皇后降生一太子，名位曰景明王，號爲殷交。因王打本人，降此人，此人便是太歲也。紂王每日在受仙宮中作樂。

有一日，妲己奏曰：『我王教天下，若有奇珍異寶，進來粧飾宮室。臣妾看翫之。王意若何？』紂王聞奏，即日勅令出榜於內門外，教天下人，若有奇珍異寶，皆來呈進，不得隱匿。前後出榜百日有餘。

一日，近臣奏曰：『臣啓陛下，今有一賢人來進寶，具見在內門。』紂王聞奏，令宣入來，見帝萬歲了。紂王問曰：『卿何姓？』賢人曰：『臣姓許，名文素，臣出家住於終南山白水洞。』王曰：『爾進何寶？』文素曰：『臣收一口寶劍，特來上與我王。』王曰：『此劍非寶，何用？』文素曰：『臣啓我王，此劍能斷天下人間一切妖精鬼怪。鬼怪若見此劍，咸皆驚怖，無所逃遁。』王曰：『寡人宮中有何妖怪？』文素曰：『臣見大王宮中，有妖氣上衝牛斗。大王把此劍去深宮之內壁上掛之，人見不怕，如妖怪見之，失聲叫走，便是妖精。我用此劍斬之，可以鎮大王六宮三院，永無妖怪。臣見紂王宮中，女人之內，有一妖媚。陛下信小臣之言，留下此劍，除妖滅怪。陛下不信小臣之言，臣將此劍往山中去。』紂王不阻，留了寶劍，將

入後宮。

有姐已來接紂王，入受仙宮內對坐，以酒三盃。姐已乃問天子曰：「大王前者行文字天下人進寶，近日進得何寶？將來與子童隨喜看之。」王曰：「有一寶。」令一宮人取過來，度與姐已。姐已不見，萬事俱休；既見此劍，大叫一聲，奔走如風，約行一二十步，心上怕怖。天子見姐已奔走，問曰：「因何走了？」姐已見劍似一條大蛇走起。姐已思之：「雖然似蛇趕我，恐王疑我是妖精；待不言，却如何說？」眉頭一放，計上心來，言：「臣妾不是怕此劍。大王教此劍去別宮中掛着，子童與大王訴之。」王曰：「依卿之言。」令人送了此劍。

却說紂王問曰：「因何走了？見甚來？」姐已奏曰：「告大王，臣妾不是怕此劍；今有子童姐姐到來，叫子童要赴仙會去，以此子童待趕姐姐去。却思大王寵愛之恩，子童却來辭我王。」王問曰：「誰是卿之姐姐？」姐已曰：「月中姮娥是我姐姐，見大王有棄臣之心，是以來喚子童，欲赴仙會。如大王不用子童，乞願隨臣姐姐去。子童是上界仙女，爲憶凡心罪，罰子童來下界。」道罷，泣下數行，有百媚千嬌。紂王見之不忍棄，曰：「朕不責卿之罪。卿姐姐是月中姮娥，比卿容貌若何？」姐已曰：「俺姐姐容貌是仙女，不是凡人；清潔之心，萬年千載，容貌如故。下界凡人被情慾所牽，育女生男，凡人豈比仙人乎？臣妾也難比姮娥之貌也。」被姐已